

帛书老子新解

□王海山

第六十四章 独异于人 而贵食母

(今本《道经》20章)



绝学无忧(1)。

唯与诃，其相去几何(2)? 美与恶(wù)，其相去何若(3)。

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(4)。望呵，其未央哉(5)!

众人熙熙，若乡于大牢，而春登台(6)。

我泊(bó)焉未兆，若婴儿未咳(7)。累呵，似无所归(8)。

众人皆有余，我独遗(9)。我愚人之心也。■(hún)■呵(10)!

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呵(11)。俗人察察，我独閔(mǐn)閔呵(12)。

忽呵，其若海；望呵，若无所止(13)。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以鄙(14)。我欲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(15)。

【译文】

弃绝异化之学，行清静无为之道，则没有忧患。

应诺与呵斥，相差多少呢？赞美与厌恶，区别多大呢？

人所害怕的是心生妄念，我也不能不害怕人的妄念。妄念滋生起来啊，好像没有尽头。世俗之人纵情恣欲，自困于迷失天性的后天意识之中，如同圈养在皇家牧场中的动物一样却不自知，反而像是在春天里登台远眺，贪欢觅乐。

我却淡泊恬静啊，如同不会嘻笑的婴儿。落落不群啊，好像无所依归。

世俗之人都聪明有余；唯独我好像不足的样子。我有一颗愚人之心啊，浑浑沌沌啊！

世俗之人彰显自我，我却是纯朴暗昧；世俗之人精明算计，我却是无所识别。心止于虚空啊，湛深的样子如同大海，静定于慧观啊，飘逸的样子若无止境。

世俗之人迷恋于世情而有所施展，唯独我淡泊这些名利。

我和世俗之人不同，只重视抱持大道，聚■养神。

【新解】

本章主要讲对道的遵从与排斥虽然只是一念之差，但是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，结果相差太大了。人心唯危，不可不畏。人的欲望滋生于心，膨胀于脑，作乱于脏

腑，为害于社会。老子提醒修道之人，在欲不欲，入尘不染尘。时刻警惕世俗之人的所作所为，切不可随波逐流，被欲望的海洋淹没自己。要发大愿力，生大智慧，与道合真，止于慧观。万念俱灰，一灵独照，自然接受道■沐浴，如同婴儿吸吮母乳一样。

【心法】

万念俱灰，一灵独照。止于慧观，聚■养神。

【注释】

(1)绝学无忧

“绝学无忧”，该四字经文帛书甲本残毁，乙本保存完好，是单独一行，世传今本多将此句放在本章之首。

河上公：绝学不真，不合道文。除浮华则无忧患也。

《庄子》：绝学捐书，无忧患矣。

(2)唯与诃，其相去几何

河上公：同为应对而相去几何？疾时贱质而贵文。

(3)美与恶(wù)，其相去何若

河上公：善者称誉，恶者谏诤，能相去何如？疾时恶忠直，用邪佞也。

《文子》：古之为道者，深行之谓之道德，浅行之谓之仁义，薄行之谓之礼智。

(4)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

此句经文帛书甲本残毁，乙本保存完好，通行本作“人之所畏，不可以不畏”。

《文子》：文子问曰：“何行而民亲其上？”老子曰：“使之以时而敬慎之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天地之间，善则吾畜也，不善则吾仇也。”

(5)望呵，其未央哉

“望”，茫也，远视茫茫也。此句经文帛书甲本残毁，乙本完好，今本作“荒兮，其未央哉”。

《文子》：末世无道治天下，天

下之贼也。以一人与天下为仇，不可得也，荒兮其未央哉。

(6)众人熙熙，若乡于大牢，而春登台

此句经文，通行本作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”。

河上公：熙淫放多情欲也。如饥思太牢之具，意无足时也。春，阴阳交通，万物感动，登台观之，意志淫淫然。

(7)我泊(bó)焉未兆，若婴儿未咳

“泊焉”，帛书甲本作“泊焉”，乙本作“搏焉”，今本作“泊兮”或“怕兮”。“未咳”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未咳”，今本作“未咳”或“未孩”。

王弼：言我廓然无形之可名，无兆之可举，如婴儿之未能孩也。

《文子》：三月婴儿未知利害。不言之用者，变乎大哉！

(8)累呵，似无所归

“累呵”，帛书甲、乙本均作“累呵”，今本作“累累兮”或“乘乘兮”。《文子》：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事不知所乘，动不知所止，谓之道。

(9)众人皆有余，我独遗

河上公：众人皆有余财以为奢，余智以为诈。我独若遗弃，似于不足也。

《文子》：众人之学役役，听而不聪，视而不见，言而不信，行而不治，为而不成。圣人之道愚范，不听而聪，不视而明，不言而信，不行而治，不为而成。

(10)我愚人之心也。澹(hún)澹呵

“澹”，古通“浑”。“澹澹呵”，喻浑然不知的样子。今本作“沌沌兮”。

河上公：不与俗人相为，守一不移，如愚人之心也。无所分别。

(11)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呵

“俗人”，帛书甲、乙本均作

“鬻(yù)人”，今本作“俗人”。

河上公：(俗人)明且达也。(我独)如暗昧也。

《洞灵经》：古之以心虑无为取人者，官少而政清，人皆静正而勤德。末世以耳目聪明取人者，官多而政乱，人皆攘奋以卖誉。

(12)俗人察察，我独閔(mǐn)閔呵

“閔閔”，帛书甲本作“閔閔”，乙本作“閔閔”，今本作“闷闷”。意思相同，形容无知无欲，浑噩淳朴之状。

《洞灵经》：古者循理之代，务求不可见、不可闻、不可言之材，吏静正而勤德，则不言而自化。末世浇危之代，务取可闻可见可言之材，吏攘奋以卖誉，则刑之而不畏。

(13)忽呵，其若海；望呵，若无所止

“忽”，帛书甲本与河上本均为作“忽”，乙本作“恂”。望，帛书甲、乙本皆作“望”，河上本作“漂”。

河上公：我独忽忽，如江海之流，莫知其所穷极也。我独漂漂，若飞若杨，无所止也，志意在神域也。

(14)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以鄙

“顽”，帛书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閔”，河上本作“顽”。

河上公：以，有为也。我独无为，似鄙，若不逮也。

《庄子》：老聃曰：人皆取先，坚则毁矣；人皆求福，锐则挫矣。我独取后，受天下之垢；我独曲全，苟免于咎。

(15)我欲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

河上公：我独与人异也。食，用也。母，道也。我独贵用道也。

《庄子》：老聃曰：人皆取实，已独取虚，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无为而笑巧。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，可谓至极。老聃乎，古之博大真人哉！

(未完待续)